

論述	大陸透視	法今天地	工作園地	科技新知	健康生活	生態保育	文與藝	文化臺灣	其他
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	----

在那個記憶的溫柔角落裡，李老師的身影從來不曾磨滅和淡忘。

溫柔的角落

◎ 琴 涵

在我的記憶深處，恆有一個溫柔的角落，存放著我對一個人的深深惦記和懷念。

那的確是一位我最想念的人——李琇玲老師。

李琇玲老師在高雄女師畢業以後，就到小港國小來教書。那年，我讀四年級。

還記得，剛來的李老師頂著一頭未燙的直髮，身穿白衣黑裙，是非常清純的大姊姊模樣。現在想來，當年的她實在大不了我們幾歲呢！

她也真的把學生們都當作自己的弟弟妹妹看待。她是低年級的級任老師。

其實，她從來不曾在課堂上教過我，算不上是我的授業恩師。那麼，到底我們是怎麼認識的呢？我一無所知。或許由於那時候，我的功課還不錯，作文尤其好，很得老師的疼愛，常在辦公室裡進進出出的，幫老師一些忙，例如收作業本子或班級費之類的，也讓她有機會見到我；也或許再加上別的老師曾經有所美言，她便過來跟我說話，有時就在辦公室裡，有時是在走廊上。

熱心的她，主動拿《兒童樂園》的雜誌借給我看，那是當時最精美的兒童讀物，在香港彩色精印的。以爸爸公務員的微薄薪水，要養活一大家子人，早就捉襟見肘，我從來不敢奢求要買什麼課外讀物。

李琇玲老師的出現，為我的生命開啟了一扇美麗的窗，也帶來更多和煦的陽光。她不斷地把各種童書借我看，講故事給我聽，我小小的心靈不只為那些精采的書和故事所感動，也因老師的關懷和愛而覺得溫暖、得到啟發。

有一次月考結束的那個星期天，李老師還特地帶著我到西子灣玩，老師家就在壽山。原本，還打算去看電影的，那時候，「苦兒流浪記」正在熱烈上映中。

那天，老師先從壽山到小港來帶我。我一上14路公車沒多久，就開始大吐特吐，一吐竟不可收拾，當然，那天原定的所有計畫也全都因此泡湯了。

老師只好帶著我回她壽山的家休息。老師的家寬潔而高雅，有一張桌子上，全都是飛機的模型。老師說，那是她弟弟的。她的弟弟嚮往飛行，打算將來要當飛行員。

我在老師家吃了中飯，還是很難過，只好繼續休息。快到黃昏時，老師送我回家，回程時又大吐一場，下了公車根本沒力氣走路，老師只好攆我回去，幸好我那時極瘦，體重只有十幾公斤。

唉！原本是一場歡歡喜喜的出遊，結果竟是這樣的敗興收場。害得我有好一段日子，都覺得對李老師不好意思。當然，我並非故意，老師不會怪我。

我曾在午休時間路過李老師帶班的教室，竟發現當全班同學趴在桌子上午休時，李老師會為他們唱催眠曲。那一刻，我真恨不得也成為她班上的學生。

還有一次，下課時，我又恰巧經過她的班級，原來她在跟學生們講故事，多麼有福氣的學生哪！讓人由衷地羨慕。

李老師對我的關心，使我更加懂得自愛和力求上進。我願意認真讀書，力爭上游，只是希望老師明白，她從來不曾錯看我、白疼我。

後來，我長大了，也當了老師。站在講台上的我，總是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，盡最大的努力，想要照顧好每一位學生，尤其，迫切渴望能帶領他們走進豐美的書香世界，擷取書中的智慧，領會永遠的芬芳。

我也常說故事給學生們聽，也不斷把好書介紹給他們，雖然這些都需要額外花費許多的時間，但我樂此而不疲。想起小時候，李老師就已經是那樣待我了，而我還不是她課堂上的學生呢！

相信：是那位的善意，令我終身不能忘。

只不知當年那位嚮往飛行的男孩，長大後是否美夢成真？而親愛的李老師，又可曾知曉多年以來我對她深深地懷念和感激？

那個記憶的溫柔角落裡，李老師的身影從來不曾磨滅和淡忘。如果可以，我多麼願意真誠地說：謝謝您，老師！

論述	大陸透視	法令天地	工作園地	科技新知	健康生活	生態保育	文與藝	文化臺灣	其他
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	----

我對打算盤只一知半解，是我人生一大遺憾的事情。

算盤與我

◎ 藍振賢

一個夏天的晚上，晚飯過後，暑氣未消，母親和弟妹在院子裡乘涼，蚊群亂飛，嗡嗡叫著，母親用蒲扇搗風，拍打蚊蟲，蒲扇不時地打在腿上，發出「啪」一聲響。我遵從父命，坐在屋裡的油燈下學打算盤，父親教我加減法，我手指撥著算子，嘴上唸著：「一上一，二上二，三下除於二，四退六進一……」算子的答答響與我唸的聲音揉合成一闕交響曲。我在打算盤，映在牆上的影子也在打算盤，與我相映成趣。

我反覆地練習了幾遍，父親看我運算自如，加減法已臻成熟，正要進一步開始教我打乘法的時候，院子裡傳來母親與三伯母和她的童養媳（大我三歲的堂嫂）的說話聲。我很喜歡堂嫂，一聽見她的聲音，便無心打算盤了。要出去親近她，站起身說「我要去乘涼」，父親制止我，但我已移動腳步了，父親怒了，一巴掌打向我臉上。

小時候我是個貪玩的孩子，愛玩水、愛潛到水裡去撈石洞捉魚蝦、愛爬到樹上去捉小鳥、愛放風箏、踢毽子、打陀螺，十二歲便學唱山歌。放牛的時候把牛拴在一處草較多的地方，讓牠在範圍內吃草，自己卻跑去跟割草的姑娘說笑，幫她們把割下來的草一把一把往籃子裡放。那些姑娘都大我二、三歲，因為我年紀比她們小，又會唱山歌，一副早熟的樣子，於是她們給了我一個「人小鬼大」的封號。

在村子裡的孩童群中，我最貪玩、最活躍，智慧的表現上也高人一等。就因為我雖聰明卻浪漫，老一輩的認定我「不是氈床，就是爛蓆」，意思是說我長大後不是大好就是大壞，有作為，就出人頭地，沒有作為就可能淪為無用之人。父親看我聰明過人，卻性情好逸，求學不專心，而對我不寄予成龍的希望，能教則教，不能教就讓我自己去看造化。自從那晚打我一耳光之後，更是对我冷了心，不再教我打算盤。我的算盤因此只學到加減法便沒再上進，到現在還是只會加加減減，對乘除一竅不通。

我十四歲，父親病逝，十五歲母親相繼辭世。二十歲我走上征程，遠別生我長我的地方。當我踏出家門時，一眼觸及擱在木樹上被塵封多時的那把算盤，不禁見物思人，想起父親，心頭湧起一陣酸楚。

我再度拿起算盤，是在三十多年後，那年我從軍中退伍下來，把一筆退伍金投入商場，開了一片小店經營雜貨生意，算盤是做生意必備的一件東西，於是我買了一把算盤作計算工具。那是一把老式算盤，賣算盤的老闆對我說：「你的運氣很好，就剩這一把了，以後不容易買到這樣的算盤了！」這把算盤跟我小時候用過的那把算盤一模一樣，因此，看見它，有如他鄉遇故知，歡喜異常。

生意開業後，我每天都要使用算盤很多次。開始時，每當把算子撥得答答響的時候，心頭裡就有一股「老闆」的神氣感。我的算盤打得很流利，博得不少顧客說我算盤打得很好的讚譽。我沒有對人說我只會加減不會乘除，這是我不便告人的秘密，讓人知道了會難為情。

做生意的人打算盤不會乘除，增加很多麻煩，譬如顧客買三件一樣的東西，價錢十五元五角，就要在算盤上打上三個十五元五角，才能得到等數，既費時又費事，如果會用乘法，那就簡便得多。每當遇到這種情形，我的心頭都湧起「少壯不努力」的懊悔。有一次一位顧客來買了好幾件東西，都要用乘法計算的，我不得不運用筆算了，那位顧客是常來買東西的熟人，通常我都用算盤，今天居然動起筆來。便問我：「為什麼不用算盤比較快呢？」我一笑回答：「我要復習復習筆算呀，小時候在學校學的算術，都快要交還給老師了！」那位顧客望著我，好像要透視我的疑竇。那神情使我覺得在人前說假話有欠光明磊落，便靦腆地據實以告：「對你說實話，我打算盤，只會加減不會乘除。」接著，我把沒有學到乘法的事向他細說從頭，他聽了呵呵地笑起來，我自己也笑了起來，我的笑裡有自嘲和感慨的意味。

我對打算盤只一知半解，是我人生一大遺憾的事情。如果我打得一手完整精通的算盤，那我可能為自己的人生打出另一種景觀。

睽別家鄉半個世紀，那年我返鄉探親，看見兒時學打算盤的那間矮屋仍在，只是泥牆被歲月浸蝕得剝痕斑斑。對著那間房屋，我彷彿看見當年在油燈下打算盤的自己。想起當年不遵父教，沒有把算盤學通，除了深感愧對父親外，還有一股「悵然若失」的情愫在心頭。

人生無歸路，歲月不倒流，要不然我要回到當年的油燈下，乖乖地聽父親教我打乘除。

論述	大陸透視	法今天地	工作園地	科技新知	健康生活	生態保育	文與藝	文化臺灣	其他
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	----

能夠打入美國的主流社會，再苦再累也不抱怨。

眷村奇葩—楊愛倫 百年來美國首任華裔女性州眾議員

◎ 陳徵毅

數十年來臺灣的眷村可謂人才濟濟後先輝映，先後出過不少學者和藝人，諸如靠端盤子賺取學費完成博士學位的趙寧（現任德霖學院校長）；只有一張單程機票赴美留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高希均，也是眷村子弟；而出身十口之家，自小一面讀書一面幫乃母挑水背弟妹，而取得師大文學博士的鄭明嫻，乃至以《荒人手記》、《擊壤歌》蜚聲文壇的朱天文、朱天心姊妹皆為個中翹楚。

美國紐約州廿二區出了一位來自臺灣的女性州眾議員—楊愛倫（Ellen Young），創下百年來的新紀錄。

她出身於臺北內湖的德明商專銀行保險科第一屆（民國57年至62年），當時校長陳光憲，專收五專生，每屆二班。楊愛倫在校時熱心公務，舉凡中英文演講比賽，都經常參加且名列前茅，予人男性化的印象，就連她的英文名字Ellen也有男性化味道。

34年前楊愛倫踏出德明校門，應聘進入一家大規模的公司，由基層幹起，歷經四、五年便升任副總經理，在那個人人以留洋賺美金為風潮的時代，楊愛倫卻打起無本生意的算盤。當時該公司有意在美開辦分公司，她搶先把自己推薦給公司，果然遂其所願。於1977年踏上美國土地。臨行之時，她對雙親說：「我要去美國工作，雖然不是讀書，但只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得到這個機會。—我去闖蕩兩三年，見見世面就回來。」……沒想到一待就是30年，在古人而言，歷經30年就是「一世」。

到了美國本以餬口謀生為念，並沒什麼奢想，為何後來踏上政壇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。說來跟她的出身背景和善良心地有關。

父為廣東人，母為江蘇人，在臺灣眷村長大，從小就有偷偷接濟生活比她艱苦的小朋友的經驗。她最服膺宋人朱熹所謂「為善最樂，讀書便佳」的名言，也是她服務社區的源頭。

她就讀小四時，一位同學的父親過世，母親又無業在家，生活陷入窘境，楊愛倫頓生憐憫，請求乃母解囊相助，乃母告以自顧不暇那有餘錢助人，儘管愛莫能助，但乃母仍要她把這位同學的苦況寫成一封信交給她，然後帶到辦公室看看有誰可以幫忙。

果然不到一個月，就為那位同學籌募到六十萬元，相當於一個大學生四、五年的學雜費，這是楊愛倫初次體會到「為善最樂」的真諦。

她深覺每個人皆有潛在行善的意念，在困厄中受到別人的救助時，亦必在他自己的心靈上增加潛在的行善動力，異日必還施之其他需要救助的人。而在大眾傳播工具發達的時代，一個人的善念更易於觸發其他無數人的善行，報紙上刊登一則救助貧困的消息，即可能有千百起的捐款接踵而來。

據楊愛倫向紐約華人「文薈報」記者透露，她在小時候曾做過作家夢，每天以日記作稿紙，寫下許多少女情懷的文章，後來被乃兄偷偷看了，氣憤之餘也就不了了之。

雖然當不成作家，但今日站在州議會廳裡，決意為社區文化活動奉獻心力。她把當選後所獲第一支筆，轉送給「文薈教室」結業績優的學員作為獎品。在紐約華人圈裡，常與作家王鼎鈞、趙淑俠、趙淑敏等人有所往還。

語云：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楊愛倫在美30年並非事事順利，其中車禍、離婚、失業的打擊最為沈重。

根據美國憲法規定，眾議員（congress man）的參選資格是25歲以上，成為美國公民至少七年之久。名額分配按各州人口計算，每十年隨人口普查而加以調整。

美國憲法賦予眾議員特有的權力是彈劾權及起草國家稅收法案權，眾議院的決議常受政黨運作所左右，政黨可動員必要的多數來發揮影響力；然而眾議員每二年改選一次，為尋求連任，他們重視選區的支持，遠甚於黨的支持。

在美國社會有關公眾利益的問題，常要舉辦聽證會，必要時可提議立法，或實行調查，因此楊愛倫當選後忙得不可開支，不過，能夠打入美國的主流社會，再苦再累也不抱怨。

在她光鮮亮麗的背後，也有一段辛酸往事。幾年前遭遇一場車禍，使她全身幾乎陷於癱瘓，幸虧臺灣的老母趕往照料，歷經半年，終能獨立行走，只是至今仍不能拎重物。

後來，其夫季先生不知何故竟對她施暴，幾經思考，決意離婚，也辭去原本在律師事務所的助理工作。

幸虧後來充任劉醇逸市議員的辦公室主任，才得回復正軌。目前，她的女兒季華珊成為她的跟班及助理，母女相依為命，傳為美國政壇佳話。

論述	大陸透視	法令天地	工作園地	科技新知	健康生活	生態保育	文與藝	文化臺灣	其他
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	----

夢中歲月，是傷痛過後沈澱下來的痕跡。

浮生散記

◎陳維賢

花容

電梯中巧遇鄰居，他找到一個話題打破沉默：「妳家陽台的是塑膠花吧？一年到頭都紅的。」我愣了一會兒，勉強忍住即將噴出的笑聲說：「那是真花，我隨著季節換不同的花種。」這回輪到他說不出話了。電梯適時打開，鄰居縱身逃出，那張緋紅的臉來不及帶走，還映在鏡子上。

新婚的小龍女和夫婿回娘家。女兒屬蛇，我這麼稱她。

飯後一起來到窗前，我又滔滔不絕，花言花語起來。女婿指著紫嫣紅的盆花問道：「這花是『插』在土裏的嗎？」我告訴他瓶花才用「插」的，眼下的矮牽牛和鳳仙，是「種」進去的。看他很專注地聽，我一高興又往下說：「她們可是從去年11月紅到今年3月，還在怒放呢！」講到這裏，女婿有點不能置信，狐疑盡寫在眉宇，很小心的問：「那……都是『活』的囉？」

我把嘴巴張得大大的，不禁語塞。某些只在情人節或求婚的時候，才見過花店裡包裝精美的玫瑰的男人，該如何跟他談花！

突然憂愁地想到，萬一荷花女兒的夫婿，哪天從美國回來也問我「這些花是『生』的嗎？」又怎麼回答？

饒了丈母娘吧！

遇見絕色

晨光熹微，她們在客廳一隅，靜候春夢方醒的我欽點。即使隔道玻璃，迷離的雙眼，仍被冶艷妖嬈的胴體媚惑。選了從義大利來的她，穿著一件黑色鏤空的低胸薄紗，酥軟半露，婀娜扭下台階，侍立早餐桌旁。我輕輕摩娑她那冰肌玉骨，眼前一片氤氳溫潤。唇舌勾戀，癡纏片時，方依依把她送回晶瑩剔透的嬌屋，期待下一次繾綣。

另一天點了她，來自皇權達到頂點的明朝永樂年間。景德鎮的官窯師傅，巧心獨運地妝扮她。青花纏枝，色澤濃艷，釉層肥厚，胎質潔白，風格雅緻。沒錯！是典型的永樂青花瓷！竟被賦予歐風造型，以咖啡杯的姿態呈現眼前。站在櫥窗旁，簡直不敢相信這人間絕配，中西對比，古今相映，卻又合交融，渾然天成。

雖然她是仿製品。

不知何時開啟了蒐集杯子的癖好，親人和學生，只要旅遊歸來，莫不以此相贈。客廳中那排玻璃櫥窗，因為這群絕色而富麗多彩。每天隨心情而更換不同的杯子品嚐咖啡，或茶，或只是一杯白開水。欣賞色澤雅姿的眼神有些淡淡醉意，朦朧中，替她們編織綺思夢幻，及悲歡離合的故事。

杯子經親友千里迢迢帶回來與我結段歡喜緣。把盞淺啜，心事迴盪杯緣，四周漫起薄霧，分不清癡愛的是杯子，還是贈送杯子的人兒。

夢痕

夜裡經常幽夢迭起，有時候，情節在翻身的剎那即杳無蹤影，不復記憶。更多時候夢啼妝淚，醒來歷歷，一心只想重返夢境，再續前緣。

爸爸辭世的頭幾年，老見到他在夢裏被熊熊烈火焚身，我淒厲地呼號著：「不要！不要！爸爸沒有死啊！」是捨不得他老人家火化煙滅嗎？這種夢一直持續到二十年後的某個夜晚，爸爸拄杖，以土地公的造型來到面前微笑，才消失。

爸爸當神仙去了！

一直不願相信弟弟真的離我遠去，夢裏他依舊有雙厚實大手，和我緊緊相扣，溫熱體氣，經由十指密傳導過來。

反覆夢見他生肌造骨，就要幻化成人形。「快要復生了！」夢裏強烈放送這樣的訊息，雀躍萬分。卻在最緊要的時刻驚醒，美夢碎散遍地。難怪唐朝金昌緒，在「春怨」詩中要「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。」因為「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他定是體悟過相見無期的人兒，要夢中團聚，已是千載難逢，哪堪難擾！

有陣子病得虛弱無力，不能到安養院去陪媽媽，思念與內疚連夢也沉重。遠遠看見媽媽站在二樓窗口，無助地往下搜尋，眼神充滿焦慮不安，我也在夢鄉輾轉反側，心悸、胸悶、盜汗，掙扎醒來。

那些年不斷流連在飛花似霧的桃源，兒女永遠四、五歲，結辮繞膝，笑語承歡，一家和樂，甘願被落花淹沒。醒來方知是夢，回不去從前，空留餘恨。

夢中歲月，是傷痛過後沉澱下來的痕跡。

現實情境裏，孤獨的靈魂不能相依靠，只能以真心真情在夢中傾訴。眾裏無處尋覓的，某個靜夜，陡然跳到夢的國度相遇。多情如我，唯有通過曲折幽夢，才能與生離死別的親人依偎。雖說緣來則聚，緣去則散，當以平常心看待，然而這刻骨的相思，痛到深處，又豈止是讓人形銷骨毀！

活初

活初

活初

活初

活初

活初

論述	大陸透視	法今天地	工作園地	科技新知	健康生活	生態保育	文與藝	文化臺灣	其他
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	----

在一陣陣琅琅的笑語中，是視覺與味蕾的極致享受，是親情與溫馨的滿溢。

吃～在異鄉（中）

◎ 穀 青

每年都要掀起的這股美食熱潮，愛吃的我們是很難逃脫的，年年都要被席捲。我和老大剛從Winnipeg（溫尼伯）回來的第二天，就在二月三日傍晚六點半，也就是趕在Dine Out Vancouver 2007結束的前一天，一家人披甲上陣地參與盛會。這天氣溫四度左右，是個微雨灰濛的陰霾日，冷色的大地是一片黯沉，只有店家各式各樣巧妙手所妝點的光影與孤立的街燈，依然明亮地閃爍在燦爛的商街。

我們如約地來到了位居市區的Amarcord Restaurant，往常像這樣的時令，我總是覺得溫哥華很冰冷，在溫尼伯停留的十多天裡，天天浸泡在零下二、三十度的氣溫加上風度的冰櫃下（我離開後的第三天，氣溫驟降到零下五十多度），除非足不出戶，只要跨出大門，穿什麼都不暖，冷得令人有說不出的感覺，只覺得雪花沒有了靈性，更見不著徐志摩說的那快樂雪花。於是我心也變了，什麼白色的聖潔！在冰刺心骨中，突然不稀罕什麼銀色世界了，意識中，只想逃跑或隱藏。於是我也不愛出門了，空隙的時刻，我只愛站在十四層的高樓溫室中，隔著玻璃窗，穿過天井密閉的天窗，眺望四處，天地間除了依然硬骨聳立、迎風雪而傲岸不屈的枯木，除了灑滿了帶點黃色泥土的馬路外，走入眼簾的不是綿密蓬鬆就是沉重厚實，無邊無際白皚皚的一片，聳立的煙囪，沒有裊裊的炊煙；繽紛的屋瓦沒有了五顏六色，都戴上了一頂頂白色的帽子；不見長河，不見湖泊，沒有飛鳥，沒有群鵝；花兒躲起來了，草兒蓋著白被睡著了。雪白覆蓋了人間的美醜善惡；雪花奪走了紅塵的五彩繽紛。世界頓時單純起來，美白得孤寂而冰涼。此刻真的又回到溫哥華，踏踏實實地、一步一腳印地踩在三、四度的市街水泥地上，當然在寒冬的季節溫哥華是不可能溫暖的，經過了溫尼伯的一番洗禮，溫哥華已經失去往年那樣的凍感。



圖1 餐廳一角



圖2 Winnipeg的傍晚時分，雪覆蓋大地

停了車，繞過一些街道，來到了這家外觀並不醒目，看起來也沒什麼特色的Amarcord Restaurant。侍者引領我們坐在比較後面居中的位置，不錯的方位，可以清楚地環顧全場，大約有15個桌子，沒有富麗堂皇的妝點，裝潢還算明亮；沒有法國餐廳的優雅朦朧，呈現出有點舊又不太舊的義式風格。白色的餐巾鋪在簡單的圓桌上，掛滿熱情笑容而親切的服務員，穿著白色的衣服，穿梭來去，還有幾位調酒師在酒櫃前忙著調酒，簡單的裝飾，樸實而不俗氣，在雨絲紛飛的冬日裡，散發著絲絲的和熙，充滿著家庭廚房的溫馨與自在。

首先送上來的是麵包，佐上白淨淨的磁碟，清澈淡黃的橄欖油，環繞著黑裡透著微紅的醋，一層層地擴開來，有種視覺的美感，襲上眼臉。還沒沾惹她之前，忍不住多望了她幾眼。而一定要提的正是他們的麵包！籃子裡放著的也就只有一種麵包，切得方方正正的、厚厚的一小塊一小塊，絲毫不起眼，卻有兩種不同的口感，上面放的是皮烤得不是那麼焦的，蘸上橄欖油與黑醋，入口軟密而不膩，這是最愛。喔！幸福就是這種感覺，人不可貌相，麵包不也是嗎！下面放的是皮烤得比較焦，吃起來Q而不硬。我們一家人，一籃不過癮，叫了兩籃。這看來平實無華的麵包，搭上好油好醋，真是好吃得無與倫比！我就吃了四塊，本來伸手要拿第五塊，心想甜點來了我要往哪塞而鬆了手。前菜我點的是海鮮湯，由九孔、蝦、蛤蜊等海鮮組合出色香味俱全的湯品，流蕩在唇舌尖的那份純淨的、天然的、清淡的鮮美，是沒有字詞足以形容，只有令人懷念。為了品嚐不同的美味，主菜我們分別選了不同的菜色，我點了比目魚，Amarcord的牛排、比目魚都是超讚！肉質、味道、口感都是鮮、嫩、Q！只是牛仔肉捲並非原味，添加了義式香料，比較不合我的口味。至於甜點，大家同聲推薦的Tiramisu，或許是已經沒有肚量可以包容，Tiramisu我覺得不怎樣，也許它那太濃烈的酒味，我不太習慣吧！有點美中不足，但也沒有暴殄天物，平常不愛吃甜品的榮榮以及愛吃甜食的巍巍與Grace直呼好吃，一口接一口的，連同我的一整盤，全

盤下肚，那鬆軟、黏稠、濃郁而精純爽口的奶香與酒香，到今天還讓他們嘖嘖讚嘆、念念難忘，我倒是覺得巍巍點選的Sorbet（檸檬凍冰沙），非常的滑嫩、細緻而爽口。



圖3 檸檬凍冰沙

這樣的假期，完全顛覆了慣性，先拋棄朝六晚十的定格，再丟開包袱裡厚重的教材、考卷、作業、論文等等，裝進了滿滿的慢活與樂活、悠閒與自在的日子，是要給自己一段喘息與放空的時刻，卻盡是在賞心悅目地吃、看和聽之中點染。好吧，也算是另一種放空囉！吃，滿足了口腹之慾，體重自然上升不少，心頭是有些許的威脅；看，天上白雲優雅地舒捲與幻化，想著世事的莫測、無常—「年年歲歲花如是，歲歲年年人皆非」，懷裡還是抱著一些很難淨空的深層隱痛；聽，群鳥吱喳的話語與百轉流鶯的歌唱，在這冰涼冷寒、不見千條綠柳的樹梢裡消逝。然而，也就這樣不經意地，卻見枯萎的枝頭上，新抽出的細芽已經點點滿庭，花樹上綴滿尖挺而厚實的苞蕾，只待著春雷的招喚。於是，在這樣的日子裡，就如此地揮別了Dine Out Vancouver 2007，這般多元的異鄉美食饗宴。（待續）